

荀

子

—

荀子二十卷

四部叢刊子部

上海涵芬樓景印
古逸業書本原書
板高營造尺七寸
五分寬五寸九分

荀子注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積益夏禮之典制

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潤收存序

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

東遷諸侯分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

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

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

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

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
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
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
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
事根極理要敷陳往昔掎音几挈當世撥亂
興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
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
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

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倥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代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

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
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
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杼鄙思敷
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
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
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
削或求之古字或徵之方言加以孤陋寡儔
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

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
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煩多故分舊十二
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
荀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
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
三年十二月也

荀子新目錄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致仕篇第十四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第十一卷

強國篇第十六

天論篇第十七

第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

第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荀子卷第一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揚

倞

注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

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

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

木直中繩

輶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

輶使之然也

輶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羸矣

故木受繩則直

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

智明而行無過矣

參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行下孟友

故不登高

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

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大謂有益

於人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

使之然也

于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貉莫

革反詩曰嗟爾君子無怙安息靖共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怙

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勤學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為學則自化道故神莫大焉脩身則

自無禍故福莫長焉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

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

跂舉足也

登

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

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

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

能善絕過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皆以喻脩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人同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

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

不完也所繫者然也

蒙鳩焦鷦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

是也蒙當爲蔑方言云鷦鷯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蔑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容謂孟嘗君曰鷦鷯巢於葦苕者著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西方有

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

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

也

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蓬生

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滌

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

然也

蘭槐香草其根是爲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芷陶弘景云即離騷所謂蘭茝也蓋苗名蘭茝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茝別

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爲芷也漸漬也染也滌溺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漸子廉反滌思酒反

故君子

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

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

其德肉腐生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

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

凡物強則以爲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

邪穢在身怨之所構

構結也言亦所自取

施薪若一火就燥也

布薪於地均若一火就燥而焚之矣

平地若一

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

類也

疇與儔同類也

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

茂而斧斤至焉

所謂召禍也質射侯的正鵠也

樹成蔭而衆鳥

息焉醯酸而蚋聚焉

喻有德則慕之者衆

故言有召禍也

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學也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

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

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

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

半步曰跬 跬與跬同

不積小流

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

駕

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二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

功在不舍鍤

而舍之朽木不折鍤而不舍金石可鏤

言立功在

於不舍舍與捨同鍤刻也苦結反春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鍤其軸

虻螾無爪牙之利

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螾與

解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

者用心躁也

跪足也韓子以刖足為刖跪螯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

是故

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

者無赫赫之功

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

行衢道者不至

事兩君者不容

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

篇有揚朱哭衢涂今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歟

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

能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

爾雅云騰騰蛇郭璞云龍類能興雲霧而

遊其中也梧鼠五技而窮

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鼯字傳寫又誤為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

而不能如騰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詩曰

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詩曹風尸

鳩之篇毛云尸鳩鵠翰也尸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

曰心如結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

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

何代人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琴鳥舞魚躍

伯牙鼓琴六馬仰秣

伯牙古之

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

曰天子御雕軫六駿駁又曰六玄虬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仰秣仰首而秣聽其聲也

故聲無小而不

聞行無隱而不形

形謂有形可見

玉在山而草木潤

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

者乎崖岸 枯燥學惡乎始惡乎終假設 問也曰其數則始

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經謂詩書 禮謂典禮之屬也其義則始

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義謂學之意言 在乎脩身也真積力久

則入真誠也力行也誠積 力久則能入於學也學至乎沒而後止也生則 不可

怠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

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 所

以紀政事此 說六經之意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聲 音至乎中而止不使

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

紀也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法為類也故學

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

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

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而顯志

而晦之類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

動靜所謂古之學者為已入乎耳箸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

而言螻而動一可以爲法則

端讀爲喘喘微言也
螻微動也一皆也或

喘息微言或螻蠢微動皆可以爲法則
螻人允反或曰端而言謂端莊而言也

小人之學也入乎

耳出乎口

所謂今之學者爲
人道聽涂說也

口耳之間則四寸曷足

以美七尺之軀哉

韓侍郎云則當
爲財與纒同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

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

禽犢饋
獻之物

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

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
曰讀爲噉聲曰噉噉然也噉

與教
通

問一而告二謂之贊

贊即讚字也謂以言強
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贊

唱古字口與言多通

傲嘖非也君子如響音矣

如響應聲

學莫便

乎近其人

謂賢師也

禮樂法而不說

有大法而不曲說也

詩書故

而不切

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

春秋約而

不速

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也

方其人之習君子之

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

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周於世事矣六經則

不能然矣

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

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

學之大經無速於好近賢人若

無其人則隆禮為次之

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

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爾則末世窮年不

免為陋儒而已

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按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

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

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

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

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

時書而已豈免為陋

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

儒乎言不知通變也

經緯蹊徑也

所成所出皆在於禮也

若挈裘領誣五指而

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

言禮亦為人之綱領挈舉也誣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

言禮皆

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

道言說也

譬豆猶

順矣

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飡壺也不

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

禮雖察辯散儒也

散謂不自檢束莊子以不才木為散木也

問楛者勿告也

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國語

曰辨其功苦韋昭曰堅曰功脆曰苦故西京賦曰鬻甯良雜苦史記曰器不苦窳或曰楛讀為沽儀禮有沽功鄭云沽麤也

告

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

與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

則避之

道不至則不接

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

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

道之致

致極也此謂道至而後接之也

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

亦傲

戲傲也論語曰言未及而言謂之躁

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

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

慎其身

瞽者不識人之顏色

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

之謂也

詩小雅采菽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踰步不至不

足謂善御

未能全盡

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

善學 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也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

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

之人也 或善或否 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

跖也 盜跖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 全之盡之

然後學者也 學然後全盡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

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 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

思索以通之 思求其意也 爲其人以處之 爲擇賢人與之處也 除

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

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

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謂正道也及至其致好之

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

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

故能盡其欲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

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說為學則物不能傾移矣生乎由是死

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德操然

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我能定故能應物也能定能應

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天見其明地見

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火光謂水火金玉

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脩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有以自存也脩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

見不善愀然必有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善在身介

然必以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

菑然必以自惡也菑讀為災災然災害在身之貌故非我而當

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

致極也
下同

好善無厭，受諫而能戒，雖欲無進得

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脩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

至忠反
以爲賊

詩曰：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

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

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去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不思稱乎上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滄許急反訛音紫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

自名則配堯禹

扁讀為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即謂禮

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脩身自為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脩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臣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宜於時通利

以處窮禮信是也

信誠也言所用脩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

不由禮則勃亂提侵

提舒緩也爾雅媞媞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舒緩之義也

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

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

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

夷倨也論語曰原壤

夷俟固陋也庸凡庸衆衆人野郊野之人

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

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云禮儀卒度

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

先謂首唱也和
胡卧反下同

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

和人者謂之諛

諛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俞義同故為不善和人也

是是

非非謂之智

能辨是為是非為非謂之智也

非是是非謂之愚

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則謂之愚

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

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

趣舍無定謂之無常

不恒之人

保利弃義謂之至

賊

保安

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

閑習也能習其

事則不迫遽也

少見曰陋難進曰促

促與提媿皆同謂弛緩也

易忘曰

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

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耗虛

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耗

治氣養心之術

言以禮修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

血氣剛強

則柔之以調和智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

漸進也或曰漸浸也子廉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

勇膽猛戾則

輔之以道順

膽有膽氣戾忿惡也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

齊給便利

則節之以動止

爾雅云齊疾也齊給便利皆捷速也懼其太陵遽故節之使安徐也

狹

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

抗之以高志

卑謂謙下溼亦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溼然也方言溼憂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

而不獲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溼亦謂之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常不及機事

貪利則苟得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溼亦為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不能運動也

庸衆

駑散則刳之以師友

庸衆已解上駑謂材下如駑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刳奪

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

怠慢僇弃則炤之以禍災

僇輕也謂自輕

其身也音匹妙反方言楚謂相輕薄為僇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

愚款端

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

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

所欲也愚款端慤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修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

凡治氣養心

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

徑捷速也神

明也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

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

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

此之謂也

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

身勞而心

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

如事窮君而順焉

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小國

之君順行其道也

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

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士君子不為貧

窮怠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也

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

所至皆貴也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

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詳謂審於事也橫行天

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

術順墨而精雜汗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為慎墨慎謂齊宣王時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

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箸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奮精

當為情雜汗謂非禮義之言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

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偷謂苟避於事儒亦謂懦弱畏事皆懶惰之義或曰

偷當為輸楊子雲方言云儒輸愚郭璞注謂懦悞也又云解輸儒謂懦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饒樂之

事則佞兌而不曲兌悅也言佞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辟違

而不慙乖僻違背不能端慙誠信辟讀為僻程役而不錄程功程役勞役錄檢

東也於功程及勞役之事怠而不檢束言不能拘守而詳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

人莫不弃

行而供冀非漬淖也

供恭也冀當為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漬於泥淖也人在

泥淖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也恭近謂不敢放誕也

行而俯頃非擊

戾也

擊戾謂頃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了戾也

偶視而先俯非恐

懼也

偶視對視也

然夫士欲獨脩其身不以得罪

於此俗之人也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

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

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

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

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

與意亦有所止之與

行步

夫堅白同異有厚無

厚之察非不察也

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爲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

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爲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略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鼻

口面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極不可爲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復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里者舉大之極也

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止而不爲倚魁之行非不

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奇讀爲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

閒凡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也故學曰遲

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學曰謂爲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吏反

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

以同至也故踴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

而不輟上山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

竭

厭塞也音一涉反瀆水竇也

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

言不齊故不能致道路也

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

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

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爾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

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

多暇日謂怠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

好法而行士也

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事也謂能治其事也

篤志而體君

子也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

也不竭不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淵

人無法則俵俵然俵俵無所適貌言不知所措履禮記曰俵俵乎其何之有

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為遠古字渠遠通渠渠不寬泰之貌

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温

温然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温温有潤澤之貌舉類君子所難故屢言之也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

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

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

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

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

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也

故非禮是無法也非

師是無師也

無師謂不以師為師

不是師法而好自用

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

無為也

舍除也除亂妄之人孰肯為此也

故學也者法禮也夫師

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

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為

貴也禮或為體

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

討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喻師法暗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

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

弟與悌同

加好學

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

既好

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為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

偷儒憚事無

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

偷儒憚事皆謂

懦弱怠惰畏勞苦之人也

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

韓侍

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

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

刑戮可也

詳當為祥

老老而壯者歸焉

老老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也

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達老
是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其子焉佳矣
不窮窮而通者積

焉

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郵鯨寡窮匱也積
填委也既然則通者歸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至竭

澤涸魚則蛟龍
不遊義與此同

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

肖一焉

行乎冥冥謂行事不務求人知之施乎無
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

人有此

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

若不幸而有過天亦
祐之矣此固不宜有

也
大災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其避辱也

懼其行道理也勇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

不惰勞勸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

予予賜也周禮八柄三曰予以馭其幸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

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思者廣言務於遠大濟物也富貴而體恭殺執也減權執之

威故形體恭謹殺所介反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東與簡同言東擇其

事理所宜而不務驕逸故雖安燕而不至怠惰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

也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

私也以公滅私故賞罰得中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

勝私欲也

書洪範之辭也

荀子卷第一

荀子卷第二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揚

倅

注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

行如字
察聰察

名不

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

當謂合禮義
也當丁浪反

故懷負

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

之

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殷時
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

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禮義之中時
止則止時行

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揚子雲非屈原曰
君子遭時則大行不遇則龍蛇何必沈身

山淵平天地比

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音義曰以平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以宇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泉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夫天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

齊秦襲

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天地之大包之則曾無

隔異亦可合

入乎耳出乎口

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即山出口也言山有耳口也凡呼於

一山衆山皆應是山聞人聲而應之故曰入

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納雲霧是以有口

鈞有須

未詳自齊秦襲

入乎耳出乎口鈞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鈞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爲鈞須與尾皆毛類是同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爲首在下爲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爲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

卯有毛

司馬彪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鷄伏鵠卵不爲鷄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皆異端曲說故

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鄧析鄭大夫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爲政子產執而戮之按左氏傳鄭駟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 然而君子不貴

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

與禹舜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

禮義之中也吟口吟咏長在人口也說苑作盜跖匈貪故曰君子行不

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得唯其當

之爲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

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爲貴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不比黨故難狎易懼而難脅

小心而志不可奪也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

心以爲非則捨之交親而不比親謂仁恩比謂暱狎言辯而不辭辯足

以明一不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

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道與不導同

能則恭敬縛紕以畏事人縛與擗同紕與黜同謂自擗節貶損小人

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滿溢不能則妬嫉怨

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

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

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分異也如字

君子寬而不慢慢與慢同怠惰也廉而不剋廉稜也說文云剋利

傷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刃傷也辯而不爭察而不激但明察而不激切也寡

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雖寡立人不能勝雖堅強而不兇暴柔從

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不至於孤介也夫是之謂至

文言德備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也

詩大雅抑之篇温温寬柔貌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

直指舉人之過惡非毀疵也疵病也或曰讀為訾言己之

光美擬於禹舜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

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蒲葦所以為席可卷者也剛彊

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為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

應知當曲直故也

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於曲直也

詩曰左之左

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

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

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

得宜也君子小人之反也

與小人相反

君子大心則天

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

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

知則明

通而類

類謂知統類

愚則端慤而法

愚謂無機智也法謂守法度也

見

由則恭而止

由用也止謂不放縱也或曰止禮也言恭而有禮也

見閉則敬

而齊

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齊謂自齊整而不怨也

喜則和而理憂則靜

而理

皆當其理

通則文而明

有文而彰明也

窮則約而詳

隱約而詳明其道也

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

流淫而傾

以邪諂事人也

知則攫盜而漸

漸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

愚

則毒賊而亂

毒害也愚而無畏忌也

見由則兌而倨

兌悅也言喜於

微幸而倨傲也

見閑則怨而險

怨上而險賊也

喜則輕而矜

輕謂輕佻

失據矜小飛也言小人之喜輕佻如小鳥之矜然許緣反或曰與矜同說文云矜急也

憂則挫而懾通

則驕而偏

偏頗也

窮則弃而僂

弃自弃也僂當為溼方言云溼憂也字書無僂

字韓詩外傳作弃而累也

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耶曰禮義之謂
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
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
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

去亂而被之以治

案據也舊亂而治之也荀子
安案多爲語助與此不同也

人汙

而脩之者

人有汙穢之
行將脩爲善

非案汙而脩之之謂也

去汙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
汙而非脩汙也治之爲名猶曰君子爲治

而不為亂為脩而不為汙也治之名號如此

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絜脩整也謂不煩雜善其

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故馬鳴而馬

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知音故新浴者振

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潔其身者懼外物之汙也猶

賢者必不受不善人之汙者也其誰能以己之漘漘受人之域

域者哉漘漘明察之貌漘盡謂窮盡明於事易曰窮理盡性域當為惑域域昏也楚詞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昏

昏者乎漘予誚反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無姦詐則心常安也致誠則無它

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

致其誠在仁義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

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尊之如神能化育之矣化謂遷善也誠心行義則理理則

明明則能變矣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不敢欺故能變改其惡也變化

代興謂之天德既能變化則德同於天馴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變言始於化終於變

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生冬落則為變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

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期謂知其

時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常如此者由極其誠

致所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

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自喻其意也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人所

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致也慎其獨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亦不違之也善之為

道者不誠則不獨無至誠則不能慎其獨也不獨則不形不能慎其

獨故其德亦不能形見於外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

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

雖彊使之從亦必疑之也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

聖人爲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

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甲謂

不爲在下所尊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

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謂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

人誠則能化萬民父子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持

操而得之則輕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舉也詩曰德輶如毛輕則獨行舉至誠而不難

則慎獨之事自行矣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在乎不已濟而材盡

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

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是操術然也

謂以

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持之術如此也

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

也

人情不相遠

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

王是也

後王當今之王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是亦堯舜也

君子審

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

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言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

言後世澆醜難以爲治故荀卿明之

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

上分如字

下扶問反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

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

約少也得其宗主也

五寸之矩

盡天下之方也

矩正方之器也

故君子不下室堂而

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

舉皆也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

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

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

物有至則能應

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

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

下聞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

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

則可謂公士矣

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

身之

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

不怨君而違悖也

身之所

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

受祿不誣

長短不飾以

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

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

盡其情也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

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畏

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

法效也畏效流移之俗又不敢以其

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也

若是則可謂慤士矣

端慤不回言

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利

所在皆傾
意求之

若是則可謂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慝生通詐僞生塞多窮塞也誠

信生神

誠信至則通於神明
中庸曰至誠如神

夸誕生惑

矜夸妄誕則
貪惑於物也

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所以

分賢
愚也

欲惡取舍之權舉下見其可欲也則必前

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

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

權所以平輕重者孰

甚也猶成孰也

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大

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

偏謂見其一隅

見其可欲

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爲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

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衆人矣

夫富貴

者則類傲之

富貴之類不論是非皆傲之也

夫貧賤者則求柔

之

見貧賤者皆柔屈就之也

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

盜名於晡世者也險莫大焉

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於昏闇之世

晡與暗同

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鮒不如盜

也

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灌園號曰於陵仲子史鮒衛大夫字子魚賣直也

榮辱篇第四

僇泄者人之殃也

泄與媠同媠也慢也殃或為袂

恭儉者併五

兵也

併當為屏却也說文有併字僻窶也與此義不同併防正反

雖有戈矛之刺

不如恭儉之利也

言入人深

故與人善言煖於布

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

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也凡在

言也

薄薄謂旁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

巨涂

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

殆近也凡行前

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為不謹敬若有制物而不使之者

儒行曰道涂不

爭險易之利

怏怏而亡者怒也

肆其快意而亡由於忿怒也

察察而殘者

伎也

至明察而見傷殘者由於有伎害之心也

博之而窮者訾也

言詞辯博

而見窮蹙者由
於好毀訾也
清之而俞濁者口也
欲求其清而俞濁者在口說之過

謂言過其實也或曰絜其身則自清
矣但能口說斯俞濁也俞讀為愈
豢之而俞瘠者

交也
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上篇云勞倦而容貌不枯好交也
辯而不

說者爭也
不說不為人所稱說或讀為悅
直立而不見知者勝

也
直立謂已直人曲勝謂好勝人也
廉而不見貴者劓也
劓傷也刻已太

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貴也
勇而不見憚者貪也
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

信而不見敬者好劓行也
劓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

非好復言如白公者也
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

爲也

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
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
之是忘其身也家室立殘親戚不免乎刑

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

蓋當時禁鬪殺人之法
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

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鬪則
以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

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

大禁也然且爲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

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
曰當爲下忘其身誤爲夏又夏轉誤爲憂字耳

內忘其親

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聖王之所
不畜也乳彘不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
親也人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
則是人也而曾猶彘之不若也凡鬪者必
自以爲是而以人爲非也已誠是也人誠
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
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
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

以狐父之戈鑄牛矢也

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於賤也狐父地名史記伍被

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碭之間也蓋其地山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爲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耶鑄刺也之欲反故良

劍謂之屬鏤亦取其刺也或讀斲爲斫

將以爲智邪則愚莫大焉將

以爲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爲榮邪則辱

莫大焉將以爲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

鬪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

王又誅之

屬託也之欲反

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

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

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多與賢

人同但好
鬪爲異耳

人之有鬪何哉我甚醜之

其禍如此何爲鬪也

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

狗彘勇於求食賈盜勇於求財

賈音古

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

小人勇於暴士

君子勇於義言人有此數勇也

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

死傷不畏衆彊忤忤然惟利飲食之見是

狗彘之勇者也

辟讀爲避忤忤愛欲之貌方言云牟愛也宋魯之間曰牟

爲事利

爲事及利也爲于僞反

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

戾忤忤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

振動也戾垂背

也春秋公羊傳曰葵止之會相公振而矜之何休云元陽之貌也

輕死而暴是小人之

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

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

子之勇也

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

儵鮀者浮陽之魚也

儵鮀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今字書無鮀字蓋

當爲鮀說文云即鱣鮀鮀字蓋儵魚一名儵鮀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儵魚出遊是亦浮陽之義或曰浮陽渤海縣名也儵音稠

鮀布

未反 祛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

祛與祛同揚子雲方言云祛去也齊趙之

總語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莊子有祛篋篇亦取去之義也

挂於患而欲謹則無

益矣

人亦猶魚也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

怨人者窮

徒怨憤於人不自修者則窮迫無所出

怨天者無志

有志之人

但自修身遇與不遇皆歸於命故不怨天

失之已反之人豈不迂乎哉

迂失也反責人也

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

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

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

受制於人

是榮辱之大分也

其中雖未必皆然然其大分如此矣

材慤者常

安利蕩悍者常危害

材慤謂材性愿慤也蕩悍已解於脩身篇

安利者

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

樂易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愷悌者也

樂易

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

常體也

亦大率如此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

言天生衆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道非

其道所以敗之也

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

子之所以取天下也

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之道也

政令

法舉措時聽斷公

舉措時謂興力役不奪農時也

上則能順天

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

國家也志行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

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

法則度量刑辟圖籍度尺丈量斗斛刑辟刑法之書左氏傳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

刑辟圖謂模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

敢損益也若制父子相傳以持王公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

言王公賴之以爲治者也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

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弟愿慤軌錄

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

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

戮也

鞫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

飾邪說文

姦言為倚事

倚已解上倚事怪異之事

陶誕突盜

陶當為橈杙之橈頑器之貌突

凌突不順也或曰陶當為逃隱匿其情也

惕悍僇暴

惕與蕩同

以偷生反側於

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

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侵

是其所以危也

小人所以危亡由於計慮之失也楛惡也謂不堅固也

材性知

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

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已也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已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已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

持之難立也

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持之也

成

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

雖使姦詐得成亦必

有禍無福

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已也忠

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脩正治辨矣而亦

欲人之善已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

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

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不隱謂人不能隱蔽

身死而名彌白白彰明也小人莫不延頸舉踵

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願猶慕也賢人謂賢

過於人也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

汪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注意錯履也亦與措

置義同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

以爲君子之所爲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

安楚君子安雅

雅正也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
弁彼鸞斯歸飛提提鸞斯雅烏也

是

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

習俗謂所習風
俗節限制之也

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

必不危也汗侵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

必不安也

侵當爲漫漫亦汗也水冒物謂之漫莊子云此
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汗漫我漫莫半反莊子又

曰澶漫爲樂崔云淫衍也李
云縱逸也一曰漫欺誑之也

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

道其怪也

道語也怪謂非常
之事取以自比也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而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鹹甘苦

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

膚理

肌膚之文理
養與癢同

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

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爲堯禹
可以爲桀跖可以爲工匠可以爲農賈在

勢注錯習俗之所積爾

積在所

是又人之所

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

同也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跖則常危辱

爲堯禹則常愉佚爲工匠農賈則常煩勞

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

言人不爲

彼堯禹而爲此桀跖由於性之固陋也

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

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

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脩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

筋骨窮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不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爲也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爲二偽反

人之

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爾人之

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

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

無由得開內焉開小人之心中而內善道也今是人之口腹安

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言口腹無所知隅一

隅謂其分也積積習亦咩咩而噍鄉鄉而飽已矣咩咩噍貌如鹽

反噍嚼也才笑反鄉鄉趨飲食貌許亮反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

腹也

人不學則心正如口腹之欲也

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

梁也唯菽藿糟糠之爲睹則以至足爲在

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而至者則矐然

視之曰此何怪也

粲然精絜貌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豢圈也以穀食於圈中矐然驚視貌與

賊狝同禮記曰故鳥不狝許聿反賊或爲俄

彼臭之而無嫌於鼻

臭許又反嫌當爲嫌厭也

苦廉反或下忝反

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

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

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

安固邪

持養保養也藩飾藩蔽文飾也

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為

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

言以先王之道與桀跖相縣豈止

糟糠比芻豢哉幾讀為豈下同

然而人力為此而寡

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

公共有此患也

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

人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鈇之重之

靡順從也儼疾也火緣反

靡之儼之猶言緩之急之也鈇與浴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

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

者俄且憊也愚者俄且知也

憊與憊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間謂猛為憊陋

者俄且憫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儀也
詩云瑟兮僖兮鄭云僖寬大也下板反

是若不行則湯

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

若不行告示之道
則湯武何益於天

下桀紂何損於百姓所以貴

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

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

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
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

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

皆人之所貴也然而窮

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

不知不足當爲
不知足剩不字

耳或曰不足
猶不得也

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雞狗豬彘又

畜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

窮

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困廩也圜
曰困方曰廩窮窘也地藏曰窖窮匹貌反

然而衣

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

敢有輿馬

約儉嗇也筐篋藏布帛者
也言又富於餘刀布也

是何也非不

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

於是又節用禦欲

禦制也或
作禦止也

收斂畜藏以繼

之也是於已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

幾亦

豈為讀為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偷者苟且

也食太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屈竭也安語助

也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上也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

為溝壑中瘠者也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不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況夫

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為生業尚

不能知況能知其遠大者分制也扶問反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

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不

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不古流字溫猶足也言先王之

道於生人其為温足也亦厚矣姚
與遙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也

非孰脩為之君子莫

之能知也

孰甚也甚脩飾
作為之君子也

故曰短綆不可以汲

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

綆索也幾近也
謂不近於習也

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

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

既知一則
務知二

有之而可

久也

不可中
道而廢

廣之而可通也

知禮樂廣博
則於事可通

慮之而

可安也

思慮禮樂
則無危懼

反鉛察之而俞可好也

鉛與
浴同

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却循察
之愈可好而不厭俞音愈

以治情則利

利益也禮記曰聖王
所以治人之七情脩

十義捨禮何以治之

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

知詩書禮

樂羣居則和同獨處則自足也

樂意者其是邪

樂意莫過於此

夫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

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

為之制禮義以分之

以禮義分別上下也

使貴賤之等長

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

事而各得其宜

載行也任之也

然後使慤祿多少厚

薄之稱

慤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稱尺證反

是夫羣居和一之

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

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

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虛說文云有盛為械無盛

器為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其仁厚知

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

各當其分雖貴賤不同然謂之至平也

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

謂為天子以天下為祿也

或監

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

監門主門也御讀為迺迺

旅逆旅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其分故雖賤而不以為寡也

故曰斬而齊枉

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

舊有此語引以喻貴賤雖不同

不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彊斬之使齊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也相同而一謂殊途同歸也夫如此是人之倫理也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詩殷頌長發之篇共執也駿大也蒙讀爲厖厚也今詩作駿厖言湯執大玉小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

荀子卷第二

金澤文庫

荀子卷第三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揚

倅

注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

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刑法家有相人二十四篇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道古者

有姑布子卿姑布姓子卿名相趙襄子者或本無姑字今之世梁有

唐舉相李兪蔡澤者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

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

道也

再三言者
深非之也

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

擇術

術道
術也

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

順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

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

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

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

子弓短

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也漢書儒林傳
駢臂字子弓江東人受易者也然駢臂傳易之外

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駢臂也駢音寒

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

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

耳具而名動天下

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踈遠所以爲

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

楚之孫叔敖期思之

鄙人也

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弋陽期思縣鄙人郊野之人也

突禿長左軒較

之下而以楚霸

突謂髮短可陵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鬚長左左腳長也軒較之下

而以楚霸言脩文德不勞甲兵遠征伐也說文云軒曲輈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輈上出式者詩曰猗重較兮

葉公子

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

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

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
夫稱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葉音攝
然白公之亂也令尹

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
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公子

申子期亦平王子公子結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

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士不揣

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心爾
揆與絜同約也

謂約計其大小也絜戶結反莊子匠石見社樹絜之百圍權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脩飭耳

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

之狀目可瞻馬
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誅之瞻馬言不能俯

視細物遠望纔見馬尸子
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

仲尼之狀面如蒙俱

俱方相也其首

蒙茸然故曰蒙俱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俱俱音欺慎子曰毛廡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

走也

周公之狀身如斷菑

爾雅云木立死曰柀與菑同

皐陶之狀

色如削瓜

如削皮之瓜青綠色

閔天之狀面無見膚

閔天

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鬚鬣蔽其膚也

傳說之狀身如植鰭

植立也如魚之立也

伊尹之狀面無須麋

麋與眉同

禹跳湯偏

尹子曰禹之勞

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多步不相過人曰禹步鄭注尚書大傳云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灌川顏

色黎黑步不相過

堯舜參牟子

牟與眸同參牟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

重瞳蓋堯亦然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書傳亦難盡詳究所出也從者將論

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

相欺傲邪

從者苟卿門人問將論志意文學邪但以好醜相欺傲也

古者桀紂

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

敵也

姣好也倍萬人曰傑越過人也勁勇也

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

大僂後世言惡則必稽焉

僂與戮同稽考也後世言惡必考桀紂為

證也

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

卑爾

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論議不高故致禍耳

今世俗

之亂君鄉曲之儼子

方言云儼疾也慧也與喜而翹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儼

火立反

莫不美麗姚冶竒衣婦飾血氣態度擬

於女子

說文云姚美好貌冶妖竒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如婦人之飾言輕細也擬於女子言柔弱便辟也

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

爲士

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

弃其親家而欲奔之

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

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

不必

上智皆知惡也

俄則東乎有司而戮乎大市

犯刑法爲有司所東

也縛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

苦傷今之刑戮悔其始之所爲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

而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

志意孰爲益乎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

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有禍

災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

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備

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

鄉讀為向若如也謾欺毀也莫干反

行淺薄曲直有以相縣矣然而仁人不能

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

曲直猶能否也言智慮德

行至淺薄其能否與人又相縣遠不能推謾明白之

言不知己之不及也知音智行下孟反縣讀為懸

人有此三

數行者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曰

雨雪濼濼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

此之謂也

詩小雅角弓之篇今詩作見見日消作宴然蓋聲之誤耳見日氣也隧讀為隨屢讀為婁婁斂

也言雨雪濼濼然見日氣而自消喻欲為善則惡自消矣幽王曾莫肯下隨於人用此居處斂其驕慢之過也

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

已與以同問何以謂之人而貴於禽獸也

曰

以其有辨也

辨別也

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

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是無待而然者也

不待學而知也

是禹桀之所同也

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

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狴狴形笑亦二足

而毛也

狴狴獸似人而能言出交趾笑笑者能言笑也

然而君子啜其羹

食其馘

馘鬻也禽獸無辨故賤而食之側吏反

故人之所以爲人

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

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

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

分有上下親分莫大於禮分生於禮也禮莫大於

聖王聖王制禮者言其人存其政舉聖王有百吾孰法焉問

王至多誰可為法也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文禮文節制度也言

禮文久則制度滅息宗族久則廢也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禡禡解也

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者以喻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興治禡直吏反故

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

是也

後王近時之王也粲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跡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

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爲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惑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爲法審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

彼後王者天

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

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

數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

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

謂已

之君也審謂
詳觀其道也

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

明此之謂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以治亂者異道而

衆人惑焉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

者也

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說
測度大各反下同

其所見焉猶可欺也

而況於千世之傳也

傳傳
聞也

妄人者門庭之間

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聖人何

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已度者也

以已意度古人
之意故人不能

數亦不欺人也

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

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云欲惡

皆同豈其治亂有異

以類度類

類種類謂若牛馬也

以說度功

以言說度其功業也

以

道觀盡

以道觀盡物之理儒效篇曰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也

古今一度也

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安在其古今異情乎

類不悖雖久同理

言種類不乖悖雖久

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不殊何至人而獨異哉

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

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

以測度之道明之故向於邪曲不正之道而不迷雜物炫耀而

不惑鄉讀為向

五帝之外無傳人

外謂已前也無傳人謂其人事跡後世無傳者

非

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

善政也久故也

中間也五帝少昊
顓頊高辛唐虞也

禹湯有傳政

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

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

略謂舉其大
綱詳周備也

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

而不知其大也

唯聖賢乃能以略
知詳以小知大也

是以文久而

滅節族久而絕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

謂之姦言雖辨君子不聽

公孫龍惠施
鄧析之屬也

法先

王順禮義黨學者

黨親
比也

然而不好言不樂

言則必非誠士也

言講說也誠士謂至誠好善之士

故君子之

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

辯辯謂能談說也

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

甚所善謂已所好尚也

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

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

觀人以言謂使人歡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

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

聽人以言樂於鍾鼓

琴瑟使人聽其言

故君子之於言無厭

無厭倦也

鄙夫

反是好其實不卹其文

但好其質而不知文飾若墨子之屬也

是

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

埤汙皆下也謂鄙陋也埤與庫同豬水處謂之汙亦

地之下者也庫音婢汙一孤反

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

也

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

以先王之至高至治之道說末世至卑至亂之君所以為難也說音稅

未可直至也遠舉

則病繆近世則病傭

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

之事則患傭鄙也

善者於是閒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

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羸絀

贏餘也贏紕
猶言伸屈也

府然若渠匱隙栝之於己也

府與俯同就物

之貌或讀為附渠匱所以制水隳栝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猶比也

曲得所謂焉然而不

折傷

言談說委曲皆得其意之所謂然而不折傷其道也

故君子之度己則

以繩接人則用柂

柂牽引也度己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正

己而馴致人也或曰柂當為拽柂楫也言如以楫權進舟船也度大各反柂以世反韓侍郎云柂者繫柂也正弓弩之器也

度

己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柂

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

成事在眾

故君子賢而能容罷

罷弱不任事者音疲

知而能容愚

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

粹專一也兼術兼容之法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

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

以持之分別以諭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

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責之神之如是則說

常無不受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薌言至芳潔也神之謂目神異其說不敢慢也說並音稅稱尺

證反薌與香同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猶貴夫是之

謂爲能貴其所貴

不使人賤之也

傳曰唯君子爲能

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

所善謂所好也

而

君子爲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君子辯言

仁也

仁謂忠愛之道

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

其默也其辯不若其訥也

訥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訥訥然非

言

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

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導於下政令

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

謀救謂嘉謀匡

救此言談說之益不可以已也如是

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

無厭倦時

志好

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

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也行如字

君子必

辯小辯不如見端

端首見端不如見本分

分小辯謂辯說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不如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已

小辯而察

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

矣此言能辯說然後聖賢之分具

有小人

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

而當成文而類

言闇與理會成文理而不失其類謂不乖悖也

居錯遷徙

應變不窮

錯置也居錯安居也錯千故反

是聖人之辯者也先

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

斯須發言已可聽也

文

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

文謂辯說

之詞也致至也黨與謹同謂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為重

聽其言則

辭辨而無統

無根本也

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

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

而口舌之於瞻唯則節

蓋謂騁口舌之辯也瞻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

少錯誤耳 足以爲竒偉偃却之屬 竒偉誇大也偃却猶偃仰即偃蹇也言姦

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 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

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

得變也 變謂教之使自新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

假今之世 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治世則姦言無所容故十二子借亂世

以惑衆也 飾邪說文姦言以灑亂天下 灑與僥同欺惑愚

衆喬宇嵬瑣 喬與譎同詭詐也又余律反宇未詳或曰宇大也放蕩恢大也嵬謂爲狂險之行者也瑣

者謂為姦細之行者也說文云嵬高不平也今此言嵬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傀裁則去樂鄭云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夸言傀行自勤於飢寒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嵬當與傀義同音五每反又牛彼反

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

者有人矣

混然無分別之貌存在也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

行

恣睢矜放之貌言任情性所為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睢許季反

不足以合

文通治

不足合於古之文義通於治道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

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

妄稱古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又其言論能

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欺惑愚人衆人矣

是它嚙魏牟也

它嚙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曰公

它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牟魏公子封於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先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爲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樓侯送之未知何者爲定也

忍情性綦谿利跂

忍謂違矯其性也綦谿未

詳蓋與跂義同也利與離同離跂違俗自絜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離力智反跂上氏反

苟

以分異人爲高

苟求分異不同於人以爲高行也

不足以合大衆

明大分

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衆苟立小節故不足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

然而其

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

陳仲史鮒也

上已解

不知一天下建國家之權

稱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家之權稱言不知輕重稱尺證反上功用大儉約而優

差等功用功力也大讀曰太言以功力為上而過儉約也優輕也輕優差等謂欲使君臣上下同勞苦也曾不

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縣隔君臣也然而

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

是墨翟宋鈞也宋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輕輕與鈞同音口莖反

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為上而自無法以脩

立為下而好作為言自相矛盾也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

言苟順上下之意也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倜然無

所歸宿

糾與循同儻然疏遠貌宿止也雖言成文典若循察則疏遠無所指歸也

不可以經

國定分

取聽於上取從於俗故法度不立也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

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

田駢齊人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學本黃老大歸名法慎到已解上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

不以禮義為是

而好治怪說玩琦辭

玩與翫同琦讀為奇異之奇

甚察

而不惠

順惠

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

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

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

而不知其統

言其大略雖法先王而不知體統統謂綱紀也

然而猶材劇

志大聞見雜博案徃舊造說謂之五行

前案

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行五常仁義禮智者也

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

無說閉約而無解

約結也解說也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

解謂其言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興作方略也荀卿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軻子思以爲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爲治不知隨時設教救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解佳買反

案飾其辭

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

言自敬其辭說先君子孔

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字子思孟軻鄒人字子輿皆著書七篇

世俗之溝猶瞽儒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

溝讀為拘拘愚也猶猶豫不定也瞽闇也漢書五行志作區瞽與此義同嚶嚶喧囂之貌謂爭辨也拘音寇猶音柚

遂受

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

尼仲

子游焉此言垂德厚於後世也

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

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

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

總領也統謂綱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分別謂

之類羣會合也大讀曰太

奧窔之間簞席之上斂然聖王之

文章具焉佛然乎世之俗起焉

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

言不出室堂之內也斂聚集之貌則六說者不能入也
佛讀爲勃勃然興起貌窳一弔反

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

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

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

或曰時君不知其賢無一君一國能畜者故仲尼所至輕去也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

以爲臣況比也言其所成之名比況於人莫與爲偶故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況

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乎未知其賢則無國能容也或曰況猶益也國語驪姬曰衆況厚之是聖人之不

得執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

財與

裁同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

服

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

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

化

遷而從化

則是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

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

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

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

箸矣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

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於信也

貴

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

當亦知也故知默由知言也論語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當丁浪反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

言雖多而不流洏皆類於禮義是聖人之制作者也多少無法

而流洏然雖辯小人也洏沈也流者不復反沈者不復出也故勞力

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民務四民之務勞知而不律

先王謂之姦心律法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

不順禮義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此三女姦

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

神也為詐而巧巧於為詐言無用而辯言辯而無用也辯不給

惠而察惠順也辭辯不順道理而聰察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

堅辟讀曰僻飾非而好好飾非也玩姦而澤玩與翫同習姦而使有潤澤也

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者乖於常理知而無法聘其異見

也知如字勇而無憚輕死察辯而操僻淫為察察之辯而操持僻淫之事

操七刀反大而用之以前數事為大而用之也好姦而與眾好姦而與眾人共之

謂使人同之也利足而迷苟求利足而迷惑不顧禍患也負石而墜謂申徒狄負石

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者之類也

是天下之所弃也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

在貴位不驕人

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

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

雖能必讓然後爲德

然後爲聖賢之德也

遇君則脩臣

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

在鄉黨之中也

遇長則

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

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

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

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

而不服者則可謂詛怪狡猾之人矣詛與妖同雖

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子弟之中亦宜刑戮

及之況公法乎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

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也典刑常事故法也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士仕謂士

之入仕合謂和合羣衆也樂富貴者也樂其道也樂分施者也施或所宜反

遠罪過者也遠于願反務事理者也務使事有條理羞獨富

者也使家給人足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汗漫者也賊

亂者也汗漫已解在榮辱篇恣睢者也恣睢已解於上貪利者也

觸抵者也恃權執而忤人無禮義而唯權執之嗜者

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

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或處能靜謂安時處順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

者也明箸其時是之事不使人疑其姦詐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

能而云能者也

云能自言其能也慎子曰勁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蓋戰國時

以言能為云能當時之語也

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

欲者也

好利不知足而詐為無欲者也

行偽險穢而彊高言謹

慤者也以不俗為俗

以不合俗人自為其俗也

離縱而跂訾

者也

訾讀為恣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跂恣謂跂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違俗自高之貌或曰縱當為縱傳寫

誤耳縱與纒同步也離縱謂離於俗而步去跂訾亦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反跂止氏反縱所綺反

士君

子之所能不能為

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

可貴謂道德也

能

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爲可用不能

使人必用已可用謂才能也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

汗見汗爲人所汗穢也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

耻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虛譽不能誘誹

謗不能動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

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無虛僞也詩云温温恭人維德

之基此之謂也已解在不苟篇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在

前也逢大也謂逢掖也良謂樂易也儼然壯然祺然葦然恢恢然廣廣

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儼然矜莊之貌壯然不可

犯之貌或當為莊祺然葦然未詳或曰祺祥也吉也謂安泰不

憂懼之貌葦當為肆謂寬舒之貌恢恢廣廣皆容眾貌昭昭明

顯之貌蕩蕩恢夷之貌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謹儉然

儉然自卑謙之貌惇然惇然惇然恃尊長之貌

惇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瞽瞍然

是子弟之容也爾雅曰惇恃也郭云江東呼母為惇

音紙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洞然恭敬之貌禮記曰洞洞乎其敬也綴綴然不乖離之貌謂相連綴也瞽瞍然不敢正

視之貌吾語汝學者之嵬容說學者為嵬行之形狀嵬已解於上其冠

繞其纓禁緩其容簡連

繞當為俛謂太向前而低俯也纓冠之繫也禁緩未

詳或曰讀為紘紘帶也言其纓大如帶而緩也簡連傲慢不前之貌紘其禁反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

填填然

狄狄然莫莫然覲覲然瞿瞿然盡盡然盱

盱然

填填滿足貌狄讀為趨跳躍之貌莫讀為狎狎靜也不言之貌或動而跳躍或靜而不言皆謂舉指無恒也覲覲未

詳或曰覲與規同規規小見之貌瞿瞿瞪視之貌盡盡極視盡物之貌盱盱張目之貌皆謂視瞻不平或大察也盱許于反

酒

食聲色之中瞞瞞然瞑瞑然

瞞瞞閉目之貌瞑瞑視不審貌謂好悅之

甚佯若不視也瞞莫干反瞑母丁反

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

謂

嫉毀訾也

勞苦事業之中則億億然離離然偷儒

而罔無廉恥而忍護音詢是學者之鬼也

事業謂作業也億億不勉彊之貌離離不親事之貌陸法言云億心不力也音呂偷儒謂苟辟事之勞苦也罔謂罔冒不畏人之言

也護詢謂詈辱也此一章皆明視其狀貌而辨善惡也今之所解或取聲韻假借或推傳寫錯誤因隨所見而通之也弟佗

其冠神禫其辭弟佗其冠未詳神禫當為沖澹謂其言淡泊也禹行而

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正其衣

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

之賤儒也嗛與慊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沈默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先王以為嗛於

也志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者飲食必曰君子固

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

偷儒已解上著與嗜同此皆言先儒性有

所偏愚者效而慕之故有此敝也

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

不侵

雖逸而不懈情雖勞而不弛慢

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

是然後聖人也

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

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

盛者也

言盛者猶如此況其下乎伯讀爲霸或曰伯長也爲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

為侯伯也

前事則殺兄而爭國

兄子糾也

內行則姑姊

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

亦般

樂也汰侈也

音太下同

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

分半也用賦稅之半也公

羊傳曰師喪分焉

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

詐邾

未聞襲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為東郭牙先知之是也并國三十五謂滅譚滅遂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也

其

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如彼

事險而行汙也行下孟反

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

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

節焉夫孰能亡之

於乎讀為嗚呼歎美之聲大節謂大節義也

倏然見

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

倏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倏他坎反

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

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

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忘忿

恚之怒外忘射鉤之讎仲者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故號為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也

立以為仲父

而貴戚莫之敢妬也

不敢妬其親密

與之高國之位

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

高子國子世為齊上卿今以其位與之本

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與之書社三百而富

人莫之敢距也

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
五家爲社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

有敢敵管
仲者也

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相公而

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秩秩順
敘之貌

諸侯有一

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相公兼此數節者

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

幸也數也

其術數可霸
非爲幸遇也

然而仲尼之門人五

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

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

致至
極也

非綦文理

也非極有文章條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非以義服之也鄉方略審

勞佚鄉讀爲向趨也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畜積脩鬪而能顛

倒其敵者也畜積倉廩脩戰鬪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詐心以勝矣

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爲讓所以飾爭非真

讓也行仁所以蹈利非真仁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

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救時故褒美之此章明王者之政故言其失孟子曰五霸者三王

之罪人也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能而以救不肖致

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鬪

必以義服不力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

下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

怪繆戾者然後誅之非顛倒其敵也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省少也所景反

文王誅四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祖共春秋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

之因壘而降史記亦說文王征伐史記云武王斬與此小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武王誅二紂與妲己尸子

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紂與妲己尸子汗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周公卒業周公終

時有小征伐謂三王業亦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

也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文王不行耳故又以下事明之

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所載之地不過百里而天下一以有道也桀紂舍

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紂桀

舍道雖有天下厚重之勢而不得如庶人壽終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

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

人役善用謂善用道也讎人秦也楚懷王死於秦其子襄王又為秦所制而役使之也故人

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之術主

尊貴之則恭敬而傳傳與擯同卑退也主信愛之

則謹慎而謙

謙與歉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按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謙

主專

任之則拘守而詳

謹守職事詳明法度

主安近之則慎

比而不邪

謹慎親比於上而不回邪諂佞

主疏遠之則全一而

不倍

不以疏遠而懷離二之心

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

貴而不為夸

夸奢侈也

信而不忘處謙

謙讀為嫌得信於主

不處嫌疑間使人疑其作威福也

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言

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

善而

不及而如也言己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

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

則靜而理

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穫也

富則施廣

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

而不可使為姦也

君雖寵榮屈辱之終不可使為姦也

是持寵

處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執亦

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

徒處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

立志亦取法於此也

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

昭哉嗣服此之謂也

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應當侯維服事也鄭云媚愛茲

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

武王之繼
祖考也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

大重謂大位也

擅寵於萬

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

好賢人與之同

也者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

除怨不念舊惡

能耐

任之則慎行此道也

耐忍也慎讀焉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

則順已所行之道耐乃代反

能而不耐任

有能者不忍急用之

且恐失寵

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

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

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

或曰荀子非王道之書其言駁雜今此又言以

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於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彊國在時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不必合何以拯斯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其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明且哲豈云異哉故知兵者之舉事也滿則慮

嗛

嗛不足也當其盈滿則思其後不足之時而先防之

平則慮險安則慮危

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既是以百舉而不陷

也

委曲重多而備豫之猶恐其及既既與禍同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

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

巧者多作淫靡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
勇者多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
愚者反是處重

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

罪志驕盈而輕舊怨擠排也言重傷之也
輕舊怨謂輕報舊怨以吝

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爲重招權於下以妨

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施道施惠之道欲重其
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己

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

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僿也炊與吹同僿當爲
僿言可以氣吹之

而僿仆
僿音竟是行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

墮許
規反

天下之行術

可以行於天下之術

以事君則必通以爲

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

仁謂仁人聖亦通也
以事君則必通達以

爲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敦厚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術也

然後恭敬以

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

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

以敦厚不貳爲本然後輔之以

恭敬之屬頓謂困躓也疾力勤力也困危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重猶再三也

君雖不知無

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

功愛敬不倦如是則常無不順矣

省少也少
所求即多

立功勞省
所景反

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夫是

之謂天下之行術

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
也有人也執不在人上而羞爲人下是姦
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
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恬

天救經而引其足也

辟讀爲譬恬與舐同經縊也
伏而舐天愈益遠也救經而

引其足愈益
急也經音徑

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

俞讀為愈

故

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

執在上則為上在下則為下必當其

分安有執不在上而羞為下之心哉

荀子卷第三



